

루리弓



산천화

鲁引弓

小别离²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别离. 2 / 鲁引弓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7
(2016.9 重印)

ISBN 978-7-5063-9014-9

I. ①小…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0878号

小别离2

作 者: 鲁引弓

策划统筹: 袁 敏

责任编辑: 杨兵兵

装帧设计: 张晓飞

美术编辑: 张晓光

书名题字: 韩 寒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9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14-9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

美国西雅图，秋天的早晨。

从窗棂透进这屋子里来的第一道阳光，穿过凌乱的客厅，落在餐桌上，落在冒着热气的早餐上，也落在16岁中学生方朵儿的睫毛上。

这让她眯起了眼睛，于是，有那么一刹那，她恍若置身于清晨时分上海自己的家中：

也是这样穿窗而入的阳光，也是这样落在睫毛上，突然脸颊好像被妈妈海萍亲了一下，是妈妈在唤她起床，“快快起来啦，洗脸刷牙吃早饭，上学要来不及了……”

朵儿睁大眼睛，上海消失，此刻坐在她对面的住妈莫莉那张宽阔的脸上正在淌下汗水。

这位大个子住妈已忙碌了一个早上了，现在她正手忙脚乱照料桌上三个闹腾小娃吃早餐，他们是8岁的杰克、6岁的妮可和4岁的查理。

而餐桌左侧的沙发上，住爸巴德先生坐在那堆乱衣服中央，在看手机。

这是忙乱一天的开场。

这里，是高中留学生方朵儿如今在西雅图的HOMESTAY。

朵儿已经在这个家住了快一年了。

如今她快住不下去了。

如果你还记得朵儿最初的留学经历，你或许会有些奇怪。朵儿两年半前不是去了澳大利亚，入住墨尔本舅舅家，入读当地一所高中的9年级了吗？

是的，但后来情况有变：一年前朵儿从澳洲来到这里——美国西雅图附近的一座小城，入读奈特利高中，现在她已是12年级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朵儿爸妈方园海萍调整了女儿的留学路径？一是因为语言问题，住舅舅家生活虽方便，但家里全中文环境，使朵儿英语听说能力提高缓慢，比不上那些住校或住HOMESTAY的学生；二是出于申请大学的考虑，美国名校多，如果高中在美国读，那么无论是将来申请名校的成功率，还是生活、学业对接，会有利得多。

正因为这样，一年前朵儿转学美国西雅图，对接奈特利高中11年级，并由当地教育机构安排，入住到了莫莉一家的HOMESTAY，准备一年后申请北美高校。

“玛丽，你为什么不吃？”此刻住妈莫莉在问朵儿。

朵儿抬起头，迎着眼前跳跃的阳光，轻声说，有些冰。

她是指泡麦片的牛奶太冷，因为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冰凉的牛奶里泡着一些麦片，这是她的早餐，这一年来，每一个早晨她面对的基本都是这一款早餐。

住妈莫莉伸手向朵儿指了指仨小娃面前的盘子，三只盘子里各有一个煎蛋，上面撒了一些火腿末。

莫莉不好意思地解释为何朵儿没有，她说，玛丽，不好意思，冰箱里只剩三个鸡蛋了，明天去买。

朵儿轻声说，没有关系的。





而她心里想，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又不只是今天的鸡蛋，许多次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偏心眼、抠门吗？

她还想，我的确不是你自己的小孩，但我食宿费又没少缴。

心里这么想，而朵儿脸上又淡淡笑了一下，说，他们比我小呀，该多吃点儿。

莫莉瞅了她一眼，点头，指了指摆在她面前的一只小面包。

朵儿懂她的意思，即，嗨，玛丽，今天你多吃个小面包。

朵儿觉得眼前的这片阳光晃眼得厉害，它落在麦片上，还落在那只瘪瘪的小面包上，好似映照出了它们打发人的实质，狗屎啊，早餐。

朵儿瞥了一眼自己搁在餐桌旁的书包，书包上挂着一只小小的卡通“天屎”钥匙扣，那是一坨长翅膀的粪状钥匙链坠。从初中起朵儿就把它挂在自己书包上，后来一直带到了美国，因为她好喜欢这坨软软的萌物，又LOW爆，又好似有那么点态度，蛮逗的。小孩都喜欢。

现在朵儿伸手摘下“天屎”，随手把它放在自己的早餐旁。她拿起调羹舀了一下麦片。

莫莉注意到了朵儿这个小动作。仨小娃也看到了“天屎”，他们惊喜地伸出小手想要来拿，这也是他们超级喜欢的东西，平时他们总瞅着姐姐书包上的这一小坨“天屎”，超想去捏抓。而她总是避开他们。

这女生不爱说话。莫莉此刻看着朵儿低着的头，心想，好像自从她住进这个家后没多久，就不爱说话了。

莫莉用手势止住了自家三个闹腾小娃，说，查理妮可杰克快吃呀，还想不想吃了？妈妈一早起来准备早餐，你们知不知道妈妈辛苦？

朵儿一口喝了麦片，起身，拎起书包，拿起“天屎”，往楼下走。

莫莉在背后喊住了她。

朵儿回头，看见她的脸在笑着，但有些许红涨，她指着那只小瘪面包说，怎么面包不吃了？

朵儿看了一眼移到东墙上的那道阳光，轻声说，我不饿。

这天中午，在COSTCO超市做收银员的莫莉，面对这个时间段顾客稀少的店内空间，那些巨大的货架、冰柜，五光十色的蔬菜，突然又想起了早晨餐桌旁的那张小小的脸、那似在回避的眼神。

莫莉感觉心里的憋闷又在升起来了，她想，我怎么她了？这样整天不声不响的，好似把她自己封闭在一个小气泡里了？

她想，哪怕她觉得这样才安全，但让我和这个家不自在了，越来越不自在了，对我们有什么看法啊？

她想，什么意思啊，把那坨“天屎”放在餐桌上？

站在收银台前的她轻晃了一下身体，对着空中呼了一口气，好似在吹一团小小的冷空气。

她又想到了老公巴德的心不在焉和仨小娃的闹腾劲儿，她想，我已经够烦了。

于是她掏出手机，找到了一个中国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她说，我是莫莉，你是玛丽的妈妈吗？

这是上海的午夜时间，海萍接到了这个说着英语的电话。

海萍的英语听力不是很好，她模模糊糊地听懂了一些，但没完全明白莫莉的意思，只知道她在说自己女儿在她家不





太讲话。

于是海萍连忙说，莫莉女士啊，谢谢你，这么关心朵儿，我这女儿比较内向，她在你家里不太说话可能是她比较害羞，怕英语讲得不好就不好意思开口吧？希望你们多跟她讲讲话。

海萍不知道自己的英语表达得对不对，那头的莫莉有没有听懂。

放下电话，海萍愣了一会儿，她想，这个住妈想说什么呢？

2

这一夜，在后来的睡眠中，海萍又梦见了女儿方朵儿。

而梦境却与之前许多个夜晚梦见她时一模一样：在大洋彼岸读书的朵儿，像她小时候讨要糖果一样，讨妈妈答应让她回来。

梦境中的朵儿背着一只红色双肩书包，睁着懵懂小鹿般的眼睛，小小的脸上有一丝可怜神情，她在问，妈妈，我要回来，我可以回来吗？

即使在睡梦中，海萍都感觉到了一股酸楚气息从鼻翼一瞬间冲到了心脏里，漫卷成下坠的气流，让身体失重，于是她对朵儿喊：那么就回来，快快回来。

海萍在心痛中醒来。窗外的路灯光从窗帘缝隙透进屋来，身边的老公方园在轻微地打鼾。刚才梦中的酸涩气息似乎已溢

满了房间。

天还没亮吧。海萍微睁开眼，心想，西雅图那边应该是中午，朵儿应该在学校里吃午饭了。住妈莫莉刚才来电话说她不爱说话，不会是不开心吧？应该不会吧。

在迷糊与清晰交错的思绪里，海萍回味着梦中女儿的声音，它犹在耳畔，让忧愁弥漫。她想，是朵儿此刻在隔空对我说话呢，还是朵儿又在想我了？还是那边有什么不妥？那边是几点钟？

海萍一向对母女之间的第六感有提心吊胆的敏感，于是思绪在这黑夜里迅速清晰起来，而刚才梦中带来的隐痛感还没从身躯里逸走。她拉了一下被子，在虚空中对那个让她牵肠挂肚的小身影说“回来，回来”，好似安慰宝贝，也好似在哄自己。

而另一边，她听见心里掠过一声嘀咕：回来？回来怎么办？

这是另一道闪电，它让睡意顿消。

海萍在黑暗中睁大眼睛，是啊，如果哪天小囡真的站在面前，泪眼汪汪地问“妈妈，我可以回来吗”，自己真的回答她“快快回来”吗？

忧愁像覆盖在身上的这床被子，绵密可感。海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担忧。其实从女儿出国第一天起，她就开始了这个担忧——害怕这小囡哪天突然开口要求回来。

这小人儿是海萍每天的朝思暮想，她虽心疼她小小年纪人在他乡，但更害怕她回来。

她知道，梦境中自己这么爽快地答应，恰恰是因为事实上无法答应得这么轻快。

窗外，一只夜鸟在咕咕地鸣叫。





海萍想，回来？回来怎么办？还进得了哪所中学呢？又去哪儿托人找门路呢？还跟得上这里课程的进度吗？还对付得了漫天考试和排名吗？还PK得了这里训练得像考试运动员一样的小孩吗？难道晃悠在家里？……

吊灯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泽，天花板仿佛低垂到眼前。海萍轻声说：宝贝，再坚持一下，妈妈知道。

3

秋天的风正掠过北美西海岸透彻的蓝天。

秋阳照耀着奈特利高中门前的大片草地。方朵儿从课间休息区敞开的玻璃窗，闻到了空气里有树林、海洋的气息。

这是中午时间，穿窗而入的阳光为休息区蒙上了一层明媚的暖色，映着满屋神情各异的孩子脸，金发、黑发、白肤、黄肤、黑肤，他们在说话、吃东西、拥抱、亲吻……喧哗声浪，汹涌着闹哄哄的青春气息。

方朵儿正坐在临窗一角，直披黑发，大眼睛，小脸蛋，灰色套头衫，有些瘦。

也有些不起眼。

但在奈特利高中一群12年级的中国小孩眼中，她可是一个被视作“学霸”的女孩。

对于“学霸”这个称号，朵儿其实觉得幽默，因为她知道自己在这儿成绩拔尖的原因：一是因为自己在国内为对付中考做了海量试题，对于考试已有一定的应对技能；二是国内中学

理科难度比国外大，以自己在国内打下的理科基础，应对这儿的数学等功课比较轻松，于是可以将主要的精力花在英文、社会等人文课程上，后者也就有了起色；三是晚上在HOMESTAY与住妈一家人没什么往来，一个人待在小房间里没别的事可做，只有读书；四是不少同学在国内时成绩就较弱或者偏科或者不爱读书，所以一比，自己在这里就成了“学霸”。

虽没高看自己这“学霸”的称号，但朵儿出来留学后，确实感觉到了国内外读中学不一样的状态：在美国这边，应对高中课程、作业虽也挺忙的，晚上也常开夜车，但没有了在国内时的那种没命地与人比分数、拼名次的压迫感，没人钻牛角尖似的盯着自己的考试分数，没人整日因考试而忧心未来。在这里做作业有时做到比较晚，是因为查各类资料、分析陈述的需要，而不是因为明天要考试。在这儿，朵儿做功课之余，还能看看小说，刷刷网剧，逛逛街，周末跟着同学去西雅图、温哥华玩……再也没老妈老爸旁敲侧击“这次跌出前十名了”，“数学还只80分”，或者问“你跟哪个同学出去玩，那同学家里是干什么的”，甚至巴不得像俩看守远远地跟在后面。朵儿想，如果他们现在从中国盯过来，那么可以告诉他们：这里无论是考试分数，还是所谓的人生谋划，只要过得去，不算差，那就都算是好孩子、好学生，可没人钻牛尖角，非跑在最前面不可，就像这里的阳光特清亮，人知道开心才是前提，你们知道什么是人生的多元和宽容价值吗……呵，当然，她想象得到老妈海萍可没那么好被人说趴下，老妈会说，哎哟，小囡，所以啊，我们才让你来这里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朵儿现在可不会简单、率性地向妈





妈讨要“回家”。

的确如此，这一刻坐在午间休息区里，神情有些发怔的中学生朵儿，与妈妈海萍在大洋彼岸梦境里的情形有些不同，现在的她还没有想着回来。

如果说这一刻她确实想起了家，那是因为面前这份悲哀的午餐，以及与饥饿感一起正滚滚而来的郁闷。

这是一块冷硬的比萨。

在此刻满屋的明媚光线下，它像极了一块锈铁。

比萨上抹的番茄酱已经干冷，如果把它拿去物理教室的微波炉里热一下，可能会更干硬，更像锈铁。

但即便如此，它也来之不易。

这是她昨晚好不容易从住妈莫莉家的晚餐桌上留下来的。

这真是一个奇葩之家，至少在朵儿现在看来，自己还没彻底抓狂已属神经大条。

其实，对于朵儿而言，像昨天那顿只有自己没有煎蛋的早餐，还真是小事一桩，更让她不舒服的是，比如：住妈莫莉知道每天早上往自家仁小娃书包里塞点什么吃的东西，让他们在幼儿园、小学当午餐，却好像记不住寄宿在自家的这个中国女生也需要吃午餐。

其实，朵儿一年前由当地教育机构“留学生事务处”安排住进这家 HOMESTAY 的第一周起，她就不指望这家人会为她专门准备带去学校的午餐了，但在蛮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多么希望这家人能从前一天晚餐中留下一份给她当第二天的午餐，但没想到，连这也做不到。事实上，不少寄宿在清贫家庭中的

同学就是这样带午餐的，这是最基本配置，但朵儿的这一家却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每天不管住妈莫莉做了多少量的晚餐，一旦上桌，这家人总如席卷残云，吃个底朝天，他们好似永远不明白可以给这个外国女生留一点作为她第二天的午餐，也好像忘记了根据寄宿协议，这个中国学生带去学校的午餐需由他家提供，她的住宿费里已包含了此项。

对于这一家的晚餐，朵儿有如下观察：

一、住妈在COSTCO超市做收银员，每天下班后，先得去三个地点接仨小娃，然后赶回来做饭，所以时间比较赶，于是她大都用超市出售的半成品比萨饼坯烤一下（或者心急火燎地煮一锅意面，洒点番茄酱），就算主食了。这比萨饼或意面上桌，分成每人一块或一盘，就无所剩余了。

二、这家三个闹腾小娃食量较大，无论什么东西上桌，呼啦一下就没了。当然，如果朵儿不需要带饭，她也会承认这是仨熊娃的亮点，不挑食，什么都吃。住妈的比萨或通心粉永远是一个口味——番茄酱味，但这仨小娃从不抱怨。

所以，昨晚如果不是住爸巴德出差回来，意外地带回了一大份牛肉馅饼，莫莉做的比萨是留不下现在摆在朵儿面前的这一小块的。

这毫无疑问。

昨晚，朵儿见桌上多出了一份比萨，就飞快地把它盛进了自己的餐盘，才留作了今天的午餐。

所以它来之不易，虽然像一块锈铁。

此刻朵儿瞅着它，心想，今天它帮自己省了4美元。

是啊，否则朵儿就得像平时中午那样，去学校订餐部买汉





堡、三明治或是寿司，每份4至6美元。

这样的计算，朵儿已娴熟于心了：由于莫莉家不提供午餐，自己每天就要多花4至5美元，一个月就近百美元，换成人民币不少了。朵儿知道妈妈海萍会心疼的，因为住宿费里本已算进了午餐。

我们可是工薪人家呢。朵儿的纠结也在这里。

这个年纪的中学生与大人其实心思是一样的，她想着的事，总想有个结果，尤其去年刚来这家HOMESTAY的时候，朵儿曾几次向住妈莫莉提过带午餐这事，她相信莫莉是听懂了的，因为莫莉答应晚餐多做点，但是，莫莉到底多做了多少，朵儿可没感觉出来，因为每天的晚餐依旧被一扫而空。所以朵儿也就不想说了，不好意思再说了，但心里因为这事没结果，她无法不在乎。

朵儿想，还有什么好说呢？是因为你太忙，顾不上，还是太省，还是无心，还是有意，还是看不起我是中国小孩？也可能都有，也可能你会说全都没有。但不管你怎么说，我心里有数，又不是就这一桩事，所以我不想说了，说了也没什么用，但别以为我不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不想跟你多说什么。

所以朵儿在这个家里言语渐少，尤其与住妈莫莉之间。

她最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说话。朵儿心想，她还装作不明白跟我妈告状，好不好笑啊，幸亏我妈英语不好。

昨晚妈妈海萍与朵儿通视频时，说了莫莉来过电话。海萍这人有些主观，她问朵儿，你是怕英文说得不好，所以不太敢跟他们说话吧？朵儿，胆子要大，他们不会笑你的，要多跟住妈一家聊聊天，这对提高你的英语口语有帮助。

朵儿嘴上回答“嗯，是的”，而心里想，我现在明白了，

一个人高不高兴说话，其实跟口语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她怕妈妈担心，连声答应，好的，我知道了。

“嗨，玛丽。”

一个穿连帽套头衫的男孩，从休息区那头向朵儿走过来，可爱地伸着一只手臂，来了个轻巧抛物手势，向朵儿晃了一下手里的东西。

朵儿笑笑，说，洛克，老奶奶又做好吃的了？

这个被叫作洛克的中国男生，大眼睛，面容灵气，长得蛮好看，挺像TFboys中的王俊凯的。

洛克说，那当然。

他手里的东西是一个红蓝双色饭盒，里面装着两块苹果派，精致、丰腴，溢着棕色糖浆，上面铺的烤苹果片像层层花边，还点缀了樱桃和草莓切片，有珠光宝气的质感。

朵儿知道他又来献宝了，他在得意他的HOMESTAY呢。另外，他这也是为了让她尝一下，因为他知道她家不提供午餐。

他就是这样好人。所以朵儿很配合他的心情，发自内心地叫了一声：“哇噢。”

人与人的运气是不能比的，每次在这个休息区遇到好心肠的洛克，朵儿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比如，与自己的“奇葩之家”相比，这位洛克撞上的住妈竟然是一位厨师！

而且还是退休厨师老奶奶！有的是时间，和爱心。

这就使得他带来的午餐，哪怕是最简单的寿司，都漂亮到让奈特利一众中国小孩羡慕得快要昏过去。

洛克真是太好运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可爱，到哪儿都招人喜欢，住妈喜欢他。





此刻朵儿对着苹果派，吐了吐舌头，像只小猴伸出手掌笑道，吃点。

洛克在她身边坐下，把饭盒递给她。朵儿从苹果派上掰了一小块往嘴里放，洛克说，拿一块去好了，我一块够了。

沁人心脾的甜美让朵儿瞪大眼睛，她对洛克惊呼道，哗，超级美味！

在奈特利高中，朵儿与洛克比较熟悉，上科学、数学、COOKING、微积分、计算机课程时常碰在一起，两人的强项都是理科，比较聊得来。但朵儿知道自己与这男孩还是有本质的差距的，这差距就是脑袋本身，怎么说呢，他应该是科学家的那种脑袋吧。

这小帅哥永远这么乐呵呵和好心，在这所学校里很有人缘。朵儿在一堆中国同学里比较喜欢他，知道他比自己早来奈特利一年，是从中国广东一所国际高中过来的。

但她觉得他的口音却像北方人，长得也不像广东人。

现在，朵儿咬着苹果派，心里在说“洛克，你真好运”，而嘴上就问了这个疑问：洛克，我有听说过你跟同学讲广东话，但你又是北方人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她以前还从没问过他老家在哪儿，包括他的中文名是什么，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很少想得起来问彼此的中文名。有点怪吧，人到国外就是这样的。

洛克怔了一下，用有点搞笑的，又有点自诩的口吻说，我嘛，是蛮有来历的，真的，这里面还有个丹尼尔老师。

洛克一边拿起饭盒里另一块苹果派准备吃了，一边准备给朵儿讲讲他的丹尼尔老师。

但今天他没有讲成。

因为这当儿七八个女生正从他们桌旁走过去，她们看到了朵儿和洛克坐在这里乐呵呵地聊天。其实朵儿刚才也注意到她们了，她们是从休息区右侧的“国际学生办公室”走出来的，都是中国小孩，走在前面的高个漂亮女生穿着黑色短风衣，戴着黑线帽，她叫蒂娜，朵儿知道她的中文名是杨冰。

现在杨冰冲着他们笑道，嗨，洛克。

杨冰的眉目在生动地跳跃，神情与照进这屋子里的阳光一样明朗，她走过来，潇洒地一伸手，拿过洛克手里的苹果派，掰了一半往自己嘴里放，把另一半还给洛克，并问他，星期天你跟我们去三文鱼洄游吗？

星期天？洛克耸耸肩膀，说，蒂娜，星期天上午我要去社区做义工，教老爷爷老妈妈学英语。

他又扭头朝向朵儿仿佛求证道，玛丽，这个星期天我们得去蒙德社区英语班帮忙，是不是？

朵儿点头。她也在那个英语班做义工，还是洛克介绍过去的呢。这里的高中需要“义工学分”，比朵儿早来一年的洛克知道去哪儿当义工，所以带朵儿一起在蒙德社区英语班辅助老师教学，班上学生大多是随子女移民过来的中国老人。

朵儿笑着，问杨冰，嗨，你们去哪儿看三文鱼呢？

杨冰好像没听见，她在与洛克商量：那么，下星期天你有没有时间呢？

朵儿微笑着听他们说话，但其实，这个英文名叫蒂娜的中国女生杨冰最近这一阵让她有些发怵。

因为她感觉到了近来杨冰突然对她变得有些冷淡，而原本两人是挺要好的朋友。这个开朗的漂亮女生，其实是奈特利高中第一个跟朵儿说话的人。记得朵儿刚入学的那天早上，在教

